

□流念珠

一说起唐代大诗人杜甫,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想起中小学课本上那个有着一捋胡子与瘦弱身材,脸上满是沧桑的文人风骨形象。鲜有人知的是,这幅杜甫插图其实是画家蒋兆和参照自己的模样绘制而成的。此外,课本上的祖冲之和李时珍,也是蒋兆和分别参照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和他岳父萧龙的形象画出来的。由于年代久远,很多古代的历史人物形象后人并不知晓,因此画家在编写教材时基本没有参照对象。蒋兆和缘何能以假乱真,让笔下的人物形象深入人心? 这可能是因为他是一个喝过苦茶的人。

蒋兆和虽出生于四川泸州的一户贫苦人家,却不乏直面生活的勇气,自小就渴望走出泸州小城,到外面闯荡。13岁的时候,他就开始为照相馆画背景,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随后几年,开始流行起以中国传统山水、仕女人物、戏曲故事等为主题的月份牌绘画。蒋兆和16岁那年,他终于攒够了一张下等舱的船票,满怀热血地远赴上海,却不想,生活给他准备了一杯接一杯的“苦茶”。

□游宇明

人生无疑需要心灵的敏感,不悖内在的个性,并与环境适度和解,可以少走弯路。不过,生命不仅要有敏感,还得有钝感。所谓“钝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迟钝”。我有一个朋友是画画的,他有良好的出身,父亲是文学教授,母亲是舞蹈演员,从小受到艺术的熏陶,对色彩、线条、意境、韵味之间的东西很熟悉。朋友在事业上走得很顺,20多岁入省展、国展,并在京城举办了个展,30来岁加入省美协、中国美协。朋友事业上的风生水起引起一些人的嫉妒,每次聚会,总有人问他:“入美展需要花钱吧?”“你进省美协和中国美协,找了谁?”每逢这种时候,朋友都只是浅笑一下,不予回应。说什么好呢? 讲入展没花钱,加入美协没找人,这些人未必爱听;说自己

□唐宝民

别让雨淋湿了你的灵魂

有一个写手朋友,她每天要写三篇稿子,但有一个习惯,如果第一篇稿子写得特别顺利的话,那么余下的两篇稿子也能一气呵成;但如果第一篇稿子写得 not 顺利,那么余下两篇她也写不好,甚至干脆就写不出来了。她说是因为第一篇的失败影响了情绪,导致下面的稿子无法写了。

我有一个同事,建筑学院毕业的专科生,理论知识扎实,而且脑子很聪明,分到我们科做技术工作,他很珍惜这份工作,干得很认真,对于他的前途,大家都一致看好,说用了几年,他就能发展起来。然而,参加工作一年半以后,由他负责设计的一份图纸出了差错,导致施工方浪费了很多人力、物力、财力,给公

□潘江涛

春风吹,苦菜长

大凡野菜都有点苦涩,即便是由野生苦菜驯化而来的家种苦麻菜,亦是如此。

《诗经》说:“谁谓荼苦? 其甘如荠。”尝过荠菜的人都知道,荠菜其实不甜,说苦菜如荠,是指女人怀念患难与共的恩爱日子。薛平贵凯旋归来时,王玉钏给他做的第一顿饭,就是荠菜饺子——没有肉的馅,干涩得难以下咽。

《尔雅》释“荼”,说它就是苦菜。清代大儒程瑶田《释草小记》中有专门一篇《释荼》,开头就说,苦菜有两种:一种是苦荬菜,一种是莕荬菜。

早年码过一篇散文《莕荬》,我把它收录在拙著《金华味道》中,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磐安虽为浙中腹地,但因为先天不足,曾一度被人视为‘穷山恶水’之地。‘葛衣当早稻,青木柴棍当棉袄,松明蔑白当灯照,莕菜食到老。’古老直白的歌谣便是磐安先民‘吃不饱,穿不暖’的真实写照。”

莕菜,如今识得的年轻人不会太多。近读浙江师范大学教授马俊文文章《“苦”是一棵草》,再对照其配图,我才知道,被父辈视为“救命草”的莕菜,学名叫“莕荬菜”。

而另一种苦菜——苦荬菜,金华俗称“野苦麻”,与家种苦麻菜有些相似,但植株明显矮小。用手掐之,有白浆溢出。焯水之后凉拌,微微的苦涩,柔柔的清香。

家住金华武义江边,溯江而上,江堤两侧各有20来米宽的荒地,还隐约可见

初到上海,蒋兆和没有立刻找到工作,只能靠捡垃圾桶里被丢掉的食物为生。但这个穷苦人家的孩子还是有股子韧劲儿。他画过擦炭像、广告牌,也做过橱窗设计、服装设计,还辗转几处做美术的教学工作。那时,他没有钱去学画,就到书店和展会去蹭画看;没人教他怎么画,他就硬生生对着镜子学会了人物造型的本领。与此同时,他结识了刚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徐悲鸿。这二人互为师长,蒋兆和有幸观摩徐悲鸿作画,并饱览他的收藏,两人还一起畅叙中国画业的前程。在徐悲鸿的引领下,蒋兆和的画风从懵懂日趋走向成熟。

不过,生活的苦难接踵而至。苦撑几年之后,蒋兆和在一次学校人事变动中被炒了鱿鱼。彼时,蒋兆和的妹妹蒋万琦也在上海求学。有一回,兄妹二人碰面时蒋万琦发现哥哥瘦且眼眶红肿,她还以为蒋兆和生病了。后面通过了解她才知道,蒋兆和已经混到了没钱吃饭的地步。随后的时间里,女友病逝、父亲病亡等多重打击让蒋兆和的少年意气被磨砺得消失殆尽,他开始变得少言内向。

聪明的“钝感”

己入展花了钱、加入美协找了人,又不符合事实,且涉嫌诬蔑别人。有一点朋友做得很到位:无论别人怎样怀疑他的“少年得志”,他都没当回事,该干什么干什么。后来,朋友的名望越来越高,画也卖得越来越贵,那些叽叽喳喳的声音反而没有了。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聊聊“钝感”的好处了。人不是钞票,不可能人人喜欢;我们花红柳绿的事业也不是红烧猪蹄,想蹭,就有机会咬上一口,因此,一个人的为人处世遭受五花八门的讽刺、嘲笑,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增广贤文》有言:“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不是鼓励人嚼舌根,而是教导我们要有一定的钝感。面对流言八风不动,不必像山羊一样一触即跳。

在离家后的第16年,走投无路、饱经风霜的蒋兆和不得不回泸县老家。此时,他放下了他的油画箱,转而瞄准现代水墨人物画的创作。青年时期四处漂泊,朝不保夕、食不果腹的遭遇,使得他对下层人民的生活有着切身的体会。蒋兆和说:“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我深切地感受到人间生活的痛苦,我就想用画笔真实地表现穷苦人民的生活。”

他回到老家不久,正好赶上1936年至1937年的四川大饥荒,灾民成群结队采食观音土,腹胀至死者每天多达数十人。天灾、人祸、战争、流亡,这些字眼无一不刺痛着蒋兆和的内心。1937年,川蜀3700万灾民民不聊生之际,达官显贵之家却依然莺歌燕舞、酒池肉林。蒋兆和触景生情,画下了一幅宅邸门前乞儿的画,并取名《朱门酒肉臭》。在另一幅作品《卖子图》里,蒋兆和用最直接的方法把母爱这种伟大的情感以全然摧毁的形式来揭示悲剧性的苦难。齐白石看到这幅作品后提笔写下一首评论诗:“妙手丹青老,工夫自有神,卖儿三尺画,压倒借山人。”1941年,日伪军开始大

聪明的“钝感”

在人际关系上,我们要有钝感,遇到各种挫折时,同样应该如此。世间有一种人非常精明,时刻考虑的是如何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他们只想走顺途不愿遭逆境,只要掉入逆境立则会怨声载道、逃之夭夭。还有一种人盯住一个目标便永不放松,碰到河流一定会架桥,逢上石头一定会炮轰,生活给他们再多的风雨,他们也会痴情地守望下一次远行。有段时间,大家都在谈陈寅恪,可是少有人知道陈寅恪一生经受了许多磨难,比如眼疾,比如特殊时期遭遇的人格侮辱。可是,即使晚年双目失明、没有公开发言的机会,他依然对学术痴心不改;经常口授学术著作,让家人记录下来,以等出版的时机。正是这种面对艰难的“钝感”,使他成了社科研究“三百年来第一人”

规模扫荡华北地区,老百姓更加民不聊生。蒋兆和觉得常见的画幅已经容纳不下中国人的苦难。于是,他花费近一年时间创作出了高2米、长27米的巨型画作《流民图》,画中塑造了一百多个无家可归的社会底层民众形象,如病弱的老人、落魄的知识分子、流浪的青年、饥饿的孩童,等等。画面中的笔墨侧重悲怆气氛,刻画出了逃难群众的悲惨生活,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此画曾在沦陷的上海展出,许多观众看后当场落泪。

蒋兆和的画作虽“满纸穷相”,却无不显露出一种崇高而苦涩的美。他称自己无将相之才,无英雄之概,无鸿鹄之志,无君子之风,但每一幅创作均如在石缝中挣扎出来的一根小草,或在奔流中遗留在小道上的一块坚硬石头。蒋兆和说:“有些人是需要一杯人生的美酒,而有些人是需要一杯苦茶来减渴。”这位出身贫苦、一生颠沛流离的画家,最终还是用自己的画笔画尽人间疾苦与流民百态,为大众烹煮了一杯又一杯味道浓郁、值得深思的“苦茶”。

聪明的“钝感”

“教授的教授”(傅斯年语)。钝感并不意味着愚蠢,也不代表卑微,更多的時候,它是源于一种眼光、一种格局,一种超越普通人悲欢的情怀。一个人不仅能看到眼前的苟且,还能看到诗和远方;不仅能看到卑劣的人性,也能看到社会整体上的光亮;在反常的时候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生活从来不曾脱离“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行事逻辑,你的时间、精力便可集中,内心也就有了分辨力,该生钝感的时候会长出足够的钝感,该有敏感的地方会像指南针一样灵动。

哲人说:“宁静致远。”聪明的钝感永远是宁静的基础。



春舞

汤青摄

□吴新华

苏轼的雪堂砚

大文学家苏轼的“雪堂砚”在杭州临平江南水乡博物馆收藏了20年,是馆中一宝。

杭州人为纪念苏轼,把他组织疏浚西湖筑就的堤命名为苏堤,把他最喜欢的红烧肉叫东坡肉。所谓“武夫宝剑,文人宝砚”,苏轼的“雪堂砚”也很幸运地留在了杭州。

苏轼一生酷爱砚台,用他的话说就是:“我生无田食破砚。”雪堂是苏轼被贬黄州时在东坡上建的书房,兼作待客的地方,建造落成那天,大雪纷飞,苏轼还在四壁上画满了雪景,故起名“雪堂”。

北宋元祐六年(1091),苏东坡任吏部尚书,同年八月任颍州太守,十月十四日起告病。这方砚台是十月二十日,他在回四川途中遇到一位打鱼人卖砚,以五百缗买下,刻有“迈”字。“迈”指苏轼长子苏迈。苏迈,字伯达,是苏轼发妻王弗于嘉祐四年(1059)在眉山所生,他7岁丧母。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苏迈被朝廷任命为饶州德兴县(今江西德兴市)县尉。这是苏迈第一次赴任,苏轼亲自为儿子送行,送至江西湖口才分别。苏轼赠了一方雪堂砚台,题写《迈砚铭》告诫儿子:“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亏,以此书狱常思生。”意思是:“学习圣贤之道的时候,要求知若渴。谋官取仕的时候,要时时警醒自己。治理财政的时候,要多想着让利

于民。断案,书写判狱文书,要心怀仁慈宽容。”

苏迈任德兴县尉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县公安局局长,德兴县刑事、治安案件频发,苏迈上任后不敢懈怠,白加黑地开展工作。有一次,张大爷报案,家中的15只鸡被窃,苏迈亲自勘查现场。苏迈看着撬开的鸡窝,正苦苦思索时,张大爷说,老婆怕鸡飞跑,剪掉鸡翅上的羽毛。这让他眼前一亮。苏迈派出捕快,在进出县城的三个路口设卡,他本人也去卡点。开始捕快不理解,苏迈说,窃贼迟早要销赃。果然,设卡第16天,抓捕了窃贼,窃贼不认罪,苏迈指着鸡翅上剪掉的羽毛,窃贼在证据面前低下了头。

苏迈在德兴县上任,最烦的是商人前来拜访,商人送礼五花八门,有的送布、有的送肉、有的送酒、有的送水果,苏迈一概婉拒,表示心意已领,他们的安全会竭尽全力保护。苏迈传承了苏家优秀的品质和良好的家风家教。“乌台诗案”期间,苏迈一直跟随父亲,给了苏轼无微不至的照顾和莫大的安慰。苏迈在任江西德兴县尉时,为官清正廉洁,有政绩。苏轼在《与陈季常书》中说:“长子迈作吏,颇有父风。”

苏轼的教子用心,可谓良苦。他深知只要动笔,必先问砚。若是用它来内修,则要锐意进取,永不止步,让自身的内涵越来越深厚,心灵越来越

丰富,精神越来越强大,与古圣先贤越来越接近。若是用它处理公务,就要鞠躬尽瘁,清正爱民,建功助于社稷,造福泽于百姓,这既是勉励,也是希望。

馆员介绍,捐献雪堂砚的人是王玉,他曾经是浙江省收藏协会副秘书长和浙江钱币委员会主任。王玉家在临平,父亲在塘栖劳动农场工作,他经常去塘栖。塘栖水上交通发达,大运河穿镇而过,有一批江北船以扒螺蛳为业。男人坐在船头,用扒网将水底之物扒满,提出来淘洗几下出水,倒入身后的长方形木盘内。女人挑选螺蛳、杯盆碗勺器物,以及铜钱、子弹、印章等。石头等无用之物倒回河中。江北船人将螺蛳送到菜场销售,而其他能换钱的东西,她们会在塘栖廊檐街上摆个地摊售卖。王玉爱好收藏,经常去地摊上淘宝。1968年的一个星期天,王玉与表弟卫平在塘栖玩,在保和店前扒螺蛳的地摊上发现了雪堂砚,王玉花了半个月工资——8元,买下了雪堂砚和两枚印章。1974~1975年,王玉将雪堂砚捐给县里管文物的领导沈德祥,后来博物馆成立时县里将文物移交到馆里。

全国文物普查那年,县文管会吴彬森先生向上面汇报,北京故宫博物馆派专家来杭检查工作,辨识此砚,认为是宋朝旧物,当属国家一级文物。